



《余震》上市

张翎：小说写出“疼” 电影表述“暖”



张翎



张翎的小说《余震》是冯小刚的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原著小说。《余震》被业内认为是“至今写地震写得最好的小说”，曾经多次获得过国内各种小说评奖。此次上市的中篇小说集《余震》还将《向北方》、《空巢》收入其中，它们均为张翎的代表作。这本探讨“心灵余震”的小说以唐山大地震为背景，讲述了一位女孩在震后的心灵和成长。小说中，处处体现一种“疼”的切身感受，并且没有止痛药，以至于张翎后来都写不下去了。而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电影，似乎找到了止痛药,突出一个“暖”字，用亲情抚平地震带来的创伤。

缘起 一场心灵的余震

2006 年 7 月 29 日，那天下了一场特别大的雨。我当时在北

京机场，等从北京到多伦多的飞机，结果发现那一天书架上摆满了唐山大地震的书，其中有一本叫《唐山大地震亲历记》，写的是很多人对那一天的记忆。我恍然大悟，那时候刚刚是唐山大地震的 30 周年纪念日。这本回忆录里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些关于孩子们的事情。

书里讲到一群孩子从震后的唐山坐火车到石家庄育红学校，一路上大人们以为他们要哭成什么样，可是他们没有。到了育红学校，孩子们给大家演出，载歌载舞，喊着一些那个年代特有的激烈口号，结果校长在底下看着受不了了，当场昏倒。

一个孩子手被截肢以后，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要求护士给他挠痒。护士以为他说的是剩下那只手，结果他说阿姨不是，是这只。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简单的要求竟让那个护士阿姨泪流满面。

这些孩子的故事突然打动了

我。地震那年我在温州，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女。灾难的消息通过层层过滤的宣传机器传到南方时，我们听到的只是一些标语、口号、数字，看到的照片只是倒塌的房屋，画面上却没有一个人。我们跟唐山是山高水远，心里也伤痛，但不是一种切肤之疼。30 年后的这一天，那些关于孩子的记忆一下就很深深地刺痛了我。我一直在想，当一个人突然一夜之间遭受全家覆灭的悲剧，关于亲人朋友的记忆被灾难瞬间截断，他是不是真的能从那样的苦难中很快恢复。

《余震》其实不是在探讨地震，我真正想要说的话是关于心灵的余震。

主题 贯穿全书一个“疼”字

如果用一个字来总结《余震》这部小说，我觉得是“疼”。我当时比较关注在疼这一点上。其实一直到结尾，我也没能给那样一种疼痛找到一种解脱的方法。我留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实际上表达“疼”最极致的地方是小说的结尾处，王小灯回来找她妈妈。隔着 20 多年的空间，母亲站在阳台上，俯视女儿，完全认不出来了，只问：“闺女你找谁？”那一刻是疼到极致的疼，实际上我根本没有止痛药，我没有答案。

小灯被埋在地底下，那是疼的开始，可那只是肉体的疼。到后面 30 年一直都是一种心灵的疼，她始终在经历着越来越深的疼。她的疼痛像是一个球滚在世界上，滚过岁月，又沾染了其他的疼——继父给她的疼，丈夫和

女儿给她的疼，最后这个球越滚越大，大得几乎超越了生活本身。

小说写到最后，我已经忍不住那种疼痛了，所以安排了让她回家。实际上我的本意是不想让她回家的，可是我再也写不下去了。

电影 从“疼”到“暖”

我与冯小刚导演并不是因为《余震》才认识的。在多伦多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和冯导曾是多年的战友。2007 年我的《余震》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之后，他看到了，就打电话给我，想要买小说的版权，签署的时间是 2008 年 4 月。而几个星期之后，就发生了汶川大地震。那阵子他几乎要放弃这部电影了，因为他怕人家说他跟风。

看《唐山大地震》样片的时候，我觉得脱离我的小说已经很远了，但是让我非常感动。我的小说表述的是一个“疼”字，而电影表述的是一个“暖”字，我觉得大部分电影观众，可能更加喜欢看一部比较温馨的亲情电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能被观众接受的成功电影。

(张翎)

作者简介：

张翎，浙江温州人，现居加拿大多伦多，代表作有《金山》、《余震》、《邮购新娘》、《雁过藻溪》等。

毛泽东为唐山大地震痛哭

连平日常看的书也没有带去。

几天后，朱德病危，中央领导人陆续来到医院向他作最后的诀别。

7 月 6 日，朱德停止了呼吸，哀乐再次响起。老百姓又获噩耗，内心都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1976 年 7 月 28 日，河北省唐山地区发生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

地震时，毛泽东已经服下安眠药，正在睡眠中。工作人员赶紧将毛泽东抬上担架，将他搬进了游泳池边上代号“202”的一处新住所。清晨，毛泽东醒来，才知道发生了地震，但他执意要求搬回游泳池的旧居。

华国锋只好亲自做工作：“等地震平稳下来，主席身体好些再回去。”毛泽东最后点头同意。可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伴随着唐山的余震，他永远离开了他居住了近十年的“游泳池”。

唐山地震当天上午，开滦唐山矿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会副主任李玉林等人驾驶矿山救护车，驻唐空军驾驶飞机分别前往中南海向党中央报告地震灾情，中央政治局听取他们的汇报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后，及时研究唐山抗震救灾方案，并进行了具体部署，华国锋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份关于组成中央慰问团，他和陈永贵分头带队前去灾区第一线慰问的报告。

毛泽东艰难地圈阅了这份文件。他的医疗组成员、神经病学和老年医学专家王新德这样回忆：“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目。这场地震死亡达二十四万多人，其他的损失难以估量。当秘书报告地震造成极其惨重的损失后，主席哭了——我第一次亲见主席嚎啕大哭。”

地震当天，党中央和国务院紧急调集解放军部队、医疗队和

工程技术人员日夜兼程，赶赴唐山灾区，抢险救灾。

地震的消息不断传来。强烈地震不仅将华北工业重镇唐山夷为平地，而且大半个中国均有震感，首都北京也遭严重波及。毛泽东在病中仍然坚持亲自处理重要文件，中央对唐山地震的报告、请示、通报等文件都是他亲自圈阅后付诸实施的。

8 月 4 日，华国锋率领中央慰问团赶赴唐山，与日前到达唐山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率领的中央慰问团唐山分团一起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看望唐山人民，传递毛泽东的慰问和关怀之情。

中共中央《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中发[1976] 13 号文件）起草后，送交毛泽东。8 月 18 日，毛泽东圈阅。这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中共中央文件。

(津报)



名土豪赌不为钱

■笑影

古代的赌博，玩法多种多样，樗蒲、摊钱、投壶、射箭、斗鸡、斗狗、斗蟋蟀，不一而足。

东晋时有一位出身高门士族的“赌神”叫袁耽，据说他的“手气”好得出奇，每次赌博都能满载而归。一次袁耽的朋友桓温来求救——此人也是赌徒，但由于技不如人，输得精光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债主多次上门，走投无路的桓温便想到了袁耽，求他出马化解燃眉之急。可当时的袁耽尚在服丧期间，按礼制是要杜绝娱乐活动的，否则就是对死去亲人的“大不敬”，对于上流社会的人们来说，扣上“不孝”的帽子可不是闹着玩儿的，轻则为世人唾弃，重则会严重影响自己的仕途。因此桓温去邀请时，自己心里也没底，担心袁耽不肯应允。

不料袁耽一听，竟无半点犹豫，脱下丧服，换上便衣，把孝帽往怀里一揣，就与他一道去与债主“决赌”。来到赌场，袁耽并没有报上自己“赌神”的大名，债主也不认识他，还嘲笑他说：“兄弟，难道你的赌技能高过‘赌神’袁耽吗？”

袁耽听了也不答话，只管与债主下注。他们掷一次骰子的赌注是 10 万钱，后来上升到惊人的 100 万钱。每赢一注，袁耽、桓温二人便旁若无人地高声呐喊，半天工夫就帮桓温赢回了赌债。最后，袁耽才将揣在怀里的孝帽扯出来，扔给对方，笑道：“你认不认得我袁耽？”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在东晋时期著名淝水之战中，指挥区区 8 万人打败前秦 80 万大军的宰相谢安，也是个豪赌之人，连在打仗的时候他都赌博。淝水之战前夕，前秦皇帝苻坚率领大军屯兵长江北岸，京师为之震动。但谢安依然故我，面无惧色，还悠闲地和亲戚谢玄在自家的庄园里下围棋，赌输赢，筹码是一幢别墅。赢了别墅的谢安并没有像中了彩票一样兴奋不已，转身对自己的外甥羊昙说：“这幢别墅就送给你了。”之后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潇洒地站起身来出门欣赏庄园的美景去了。

除了和自己人豪赌之外，有些名士还嫌不过瘾，居然去和皇帝拉架势一决高下，不过赌的可就不是钱和物了。《南史》记载，南朝刘宋时期的羊玄保就敢和皇帝“叫板”，他和皇帝下棋赌一个郡太守的职位。羊玄保面对皇帝，并没有慑于他的威严而畏首畏尾，反而使自己的看家本领赢了天子。君无戏言，宋文帝也说话算话，把宣城太守的官职授予了他。

这几位名士参赌，并不以获得钱物为目的，出生在贵族家庭的他们，没有为吃穿奋斗的动力，也不需要通过建功立业来体现个人价值，追求的只是一种快乐与放纵的心境，看重的就是在赌场上可以无拘无束地展示自己的智慧和天性，从而求得一个通脱旷达的名声而已。



作者：顾保孜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 年 8 月
定价：58.00 元

进入（1976 年）7 月，炎热的夏天不期而至。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因为感冒住进了北京医院。开始，大家都认为是一般小毛病，没有关系。谁知 90 岁高龄的朱德却因之不起。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永远走不出医院，甚至